

第十二冊（全十八冊）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史記》研究文獻輯刊

吳平 周保明 選編

公白序第
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
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
當周宣王時失其守漢書失上而爲司馬氏司馬氏世典
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漢書作奔魏某案

第十二冊

《史記》

研究文獻輯刊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第十二冊目錄

太史公書義法二卷	孫德謙撰	民國十四年(1925)	四益宦刻本		一
史記選註	胡懷琛選註	民國十六年(1927)	上海商務印書館鉛印本		七七
史記天官書之研究	劉朝陽撰	民國十八年(1929)	鉛印本		五二三

孫隘堪所著書

乙丑夏五

太史公書義法

孝胥

書

四益宦刊

孫隘堪所著書序

隘堪居士哀其所著書太史公書義法劉向校讎學纂微漢書藝文志舉例六朝麗指爲部者四爲卷者五彙爲一編題以今名者用班書劉向所序揚雄所序例也隘堪撰述宏富名目眾多凡足以需逮來學者若羣經義綱諸子通攷之類爲書不下十數種今但取其殺青已定者序之曰自古貞元之際歌采薇螻蟻有繼往之鉅儒則必有開來之先哲導揚倫序闡化昌衢伏處荒江寂寞之濱而不自暇逸者吾嘗怪十五年來邪說殄行士或流離遵海以宴衍爲樂而大江南北昔時號

系序

爲魁梧丈人者亦皆改形易骨相率而學爲不似之人求如古所云云何其寥落而罕睹也若隘堪者殆今所謂伏處荒江寂寞之濱而不自暇逸之一乎自余之交於君也君之學且數變其始也治聲韻訓詁之學讀許氏書得其所謂曉學者達神指者而好之其於小學諸家獨推徐鍇繫傳以爲能見其大旣而與余同讀書廣平舉向之聲韻訓詁盡棄其所學而一以會稽章氏爲歸章氏嚴於體例而君則鈎索質驗貫殊析同直欲駕古人而上之於是研治丙簿書九流百家觀其會通撮其指意斐然有作成諸子要畧及通攷各書君性澹逸

自其少時慕陶淵明之爲人又熟於金源掌故欲爲陶

譜未成成稷山二段年譜更以餘力爲金史藝文略輯杜善夫文集手編全金詞則勾緝完顏一代之樂章蓋淵明不事異姓而金源則國之所自出當光緒之季新說始萌國步岌岌君自以諸生無所補掇特寄焉以抒其蘊憤而已而貞操素節實早定於此矣及辛亥以後君避居滬海愴懷身世則曰當此之時見危授命上也其次猶將扶植綱紀昌明聖賢正學以待宇宙之澄清病世之所稱攷據家名爲治經而實汨之又其甚則便詞巧說破壞形體奮其一隙之見不惜舉羣書而僞之

系序

以爲秦火導其先謂治學莫善於讀不善讀則有問孔刺孟如王仲任之所爲者則有疑古惑經如劉知幾之所爲者善讀莫如有法於是下帷發憤久之成漢書藝文志舉例一卷於以攷鏡源流辨章學術書初出故尚書沈公乙盦見而驚曰此今之鄭夾漈也君益自熹復推其例以上溯目錄之原又久之成劉向校讎學闡微一卷三千年流別之緒粲然著明自君之居海上也尙志寡營惟以文自給君故長於文適逸古澹潛氣內轉得范蔚宗沈休文之神視近世北江甘亭輩蔑如也有就而問文術者於是條其良楮析其離合又成六朝麗

當遷之所謂正易傳者蓋顯示人史之大原當祖述黃帝有不可斷自庖羲之意衡卽據易傳而駁擊之豈不陋甚若司馬貞之補三皇紀則更可嗤鄙矣究其所失由於序文此一言者讀之而未審耳抑遷於六國表則曰余讀秦紀於衛康叔世家贊則又曰余讀世家言可知本紀世家遷皆網羅舊聞而各有所本余旣以列傳秦人爲多略於他國謂其必憑藉秦紀至始皇本紀如上宿雍之類屢稱始皇爲上者當一仍其舊吳楚世家敘爭桑事或爲處女或爲小童而邊邑之卑梁乃復忽吳忽楚余讀之而知其存兩國史文之舊倘不達此意

史公

三

史公一人著述何致自相矛盾若是其他詳先世論佚事諸如此類余所能知其意者誠由讀而有得則亦不復備言矣且夫讀書難讀史記之書則尤難何以明其然哉余讀外戚世家其序則言夫婦之倫篇首又書之曰薄太后實太后似此世家者直爲后妃而作夫婦人以夫爲家此世家苟專紀后妃既無所謂家又遑論乎世改世家之例凡以敘有土之君外戚而次之世家者實以皇后之家其父子兄弟類無不受封爲國世及相繼與吳魯等同遷之意蓋在此故題之曰外戚得則乎世家之中昧者不察誤認外戚卽爲后妃雖以劉知

幾之識猶謂編皇后而曰外戚傳是可書天子而曰宗室紀且不能就其目諦辨之亦足見讀史記之不易矣自序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閒此太史公謂其父談也其後云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末往讀至此謂談之仕已及元封遷在談卒後越三歲而方官太史元封祇六年如爲太史而再益以五年以其年計之不能當太初之元反復誦讀幾不得其解久之乃悟五年者其意亦謂父卒之五年蓋談卒三歲而遷任太史之職談卒五年則是爲太初元年所以溯其作史之年始於太初紀元故此

太史

四

文之三歲五年皆指談卒而言非謂官太史後又更歷五年也五年之說旣明遷之作史年歲亦由此而可攷如是讀史記者其得以輕心掉之乎客於是躍然而起曰善哉善哉子長作史之意予固知吾子之善讀而得矣顧記有之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史記之書爲吾子所言者其意已盡於斯乎余曰何敢謂然余書今成矣他日願將紀傳世家與十表並讀之或尙有以得其意何則三代諸表往往與紀傳世家時見詳略異同夫紀傳三者之中詳於彼者則略於此異於此者則同於彼已足使後儒致疑嘖嘖者不勝其辨乃又重之以表遷何

許子之不憚煩耶要知不然窺遷之意必以紀傳世家
依據前史遺籍不可以吾而增損撰爲此表者將欲執
中求是垂爲定論如秦楚之際月表大書義帝元年寓
春秋變一爲元爲王者正始之意使善讀之所得必多
當有出於衷聖諸說外輔余之所不逮者君其樂爲之
乎客曰唯請歸而讀表以探其意苟有新得積久成編
與吾子並傳不朽竊所希焉余曰史之有表必非虛造
誠得君而合讀之以竟余未竟之緒馬遷作史之意由
吾兩人而抉摘無餘蘊使後世推爲功臣以比師古之
於班氏豈非快事客欣然而去客既退於是以余讀史

大序

王

之法所與約略言之者書之簡首爲後之善讀史記者
告焉丙寅十一月長至日元和孫德謙

余爲太史公書義法並依史自序例已以引旨一篇列
於後矣客有見其書而善之者進而語余曰史記傳世
數千年矣龍門所云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白班彪固父
子以來莫不議其是非攻其牴牾而能知意者蓋渺此
書之作其庶幾有焉雖然衷聖而下固皆史遷意之所
在聞之先儒有言善讀者玩索而得吾子推見至隱融
會通貫所以闡發作史之意出自創獲均爲昔賢所未
及道知必得之於善讀曷略言讀史之法以啟牖後人
乎余應之曰可今夫人之立言不能無所折衷余讀五
帝本紀見其取五帝德帝繫姓以是孔子所傳爲文之

大序

一

雅馴者而世家之首太伯列傳之首伯夷又本乎孔子
之序列所稱仁聖賢人恍然孔子世家贊中國言六藝
者折衷於夫子可謂至聖卽自明其作史之意奉聖言
爲折衷也世有疑吾言者乎全書具在可取而覆讀之
余則讀而識其意如此非遷之有所偏主亦非余之曲
加傳會也蓋百三十篇中大體如紀先黃帝世家列傳
昉於太伯與伯夷昭然其爲折衷孔子外此述聖人之
言若道不同不相爲謀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不可
勝舉謂非意在衷聖將何說乎儒林一傳遷所刪爲而
於仲尼弟子則又有專傳以記之此其尊儒之意已可

想見徵之漢書藝文志論儒家之旨則謂游文六經留意仁義余讀至厥協六經異傳及載籍極博猶攷信於六藝知其合於儒家之游文矣讀年表如形勢雖彊要之以仁義爲本與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又知其得儒家之留意矣然則史學原於黃老黃老爲道家之祖遷雖論道則先黃老而其意固尊儒者也列傳七十冠以伯夷說者或譏其疏舛謂伯夷以前豈無可傳者余讀此傳中特揭其傳曰以發凡而起例則史爲其人立傳者必有舊傳之可據故曰余所爲述故事整齊其世傳蓋遷之作傳也用世所舊有者從而整齊之耳且其言

入序

二

曰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而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則是有概於由光高義無世傳之文辭遂不能爲之傳於伯夷則以其傳標著之乃幸其有舊傳也下復有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之說則意欲表彰前賢而不得不託始伯夷者又可觀矣夫易道興於庖羲史官設於黃帝此遷所以言有能紹明世正易傳而黃帝爲本紀書首也漢之張衡反援易繫辭庖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列爲遷所不合事余讀序正易傳語竊怪夫衡之博通在遷方以正之爲言而彼乃妄謂之不合將史記果不合於易傳乎不知言各有

指一卷而太史公書義法二卷則君邇年所著尤爲一生精力之所萃焉太史公書論者以爲我國史籍之冠最爲難讀治之者如趙陝北梁曜北諸人大都毛舉細故無當宏指而疑之者則又極意詆譏誠有如陳元所稱斷截小文嫚黷微詞以年數小差掇爲巨謬遺脫纖微指爲大尤者君一一疏通而證明之有一經道破怡然理順可使異說者奪之氣而不敢放厥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如君方無愧乎斯言嗚呼何其偉歟余自慙庸薄兄事於君者踰三十年其獲益也寧復有旣猶憶乙卯丁巳之交與海甯王靜庵同旅海上去君居不數

孫序

三

武三人者無十日不見見則上下古今縱譚忘晷雖學詣塗轍不盡同然皆就正於君每一言發笑謔間作而君徐以一語消之莫不相悅以解人亦多有知吾三人者當時妄謂此樂可常乃不數年世變日亟余旣衰病侵尋靜庵則鬱懣自沈從霽均之遺則而君亦垂垂老矣乙盦尙書嘗有詩云三客一時雋吳會百家九部共然疑今三客已喪其一然則君之書雖自足傳世不必藉人而重非余序之其誰耶君名德謙字受之別字益庵以明經敘職訓導晚年自號隘堪居士云丁卯夏五錢塘張爾田序

太史公書義法目錄

卷上

衷聖

尊儒

宗經

正易

擇雅

整世

原史

存舊

詳近

載疑

訂誤

釋意

略書

刪要

識大

行權

知變

直言

大目

一

彰賢

從長

善敘

搜佚

崇學

溯先

綜觀

辨謗

卷下

通古

初體

標題

別目

撰序

設論

合傳

附出

紀濁

徵見

據左

大目

二

裁篇

互著

省文

申解

比事

博采

錄異

述生

纂職

稱公

入

攷年

雜志

引旨

三

太史公書義法卷上

元和孫德謙隘堪撰

衷聖

孔子之聖萬世師表當戰國時七雄並峙百家競起亦極晦盲否塞矣唯孟子荀卿咸遵其業而潤色之漢自武帝以前孝文好刑名家言竇太后又崇黃老之學而儒術不甚貴顯及董仲舒請表章六經孔子之道始統於一至司馬遷之作史也立言之旨一本孔子而後凡爲學者皆知奉聖人爲依歸其有功聖教抑何偉哉夫紀傳之史爲遷所創每見本紀世家於孔子之卒必

大義

特筆書之十二諸侯年表又以共和孔子相爲終始公羊家稱孔子爲素王史公則直以素王尊之且世家之例公侯有國者乃得入其中遷以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知其世世將爲學者宗師真有所謂教化之主者史記世家索隱云教化之主吾之師也故權於本紀列傳置之世家之列足徵其意在尊聖矣王安石以孔子入世家並爲爲多所抵牾其說未是之贊曰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可謂至聖此蓋言孔子者中國一人刪定六藝爲後世政教所從出天子以下均當取而折衷之實則全書之中亦自明其義法所在無不折衷於聖人也吾何以知其然

哉五帝本紀云孔子所傳宰子問五帝德帝繫姓夏本紀云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殷本紀云孔子曰殷路車爲善而色尙白孝文本紀云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吳太伯世家云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魯周公世家云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斷斷如也宋微子世家云孔子稱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殷有三仁焉田敬仲世家云蓋孔子晚而喜易易之爲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才孰能注意焉卽由本紀世家觀之豈非遷史義法其大要則在衷聖乎若伯夷列傳所謂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則尤瞭然其易明窺子長之意一若言世家之首太伯列傳之首伯夷先聖早有定論其折衷爲至當也法言曰羣言淆亂折諸聖折聖云者亦謂折衷聖人耳余讀太史公書知其義法則在是乃班固譏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豈不異哉夫千古取信者孔子也孔子爲生民未有之聖人而不知有所折衷則非聖者無法其說亦無徵而不信矣故近人之敢於謗聖者直多見其不知量耳吾獨怪班氏亦頗知尊聖者自是非繆聖之說出遷之衷聖足垂義法

者後世無聞焉此非史公之不幸而孟堅之過哉雖然
後之修史者苟思傳世行道亦惟折衷聖人以遷爲法
可耳

尊儒

余向以龍門之學宗法道家今乃知其不然何也始以
爲必宗法道家者漢書藝文志云道家者流出於史官
歷數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而遷亦謂究天地之際
通古今之變且自序言其父談習道論於黃子所論六
家要指又以道家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贈足萬物其爲
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意遷續

文法

三

承父業其學必本於道而孰知遷固尊儒者也吾何以
知遷之尊儒哉儒林一傳非子長所創作乎其後孟堅
而下莫不因之吾中國之推崇儒術追溯其原實自此
傳爲始不可見遷之尊儒與夫儒之緣起觀淮南子要
略篇則爲孔子所興孔子聖德在庶初非有土之君遷
於世家之中列入孔子斯爲尊儒之至矣孔子門人達
者七十漢代通經之儒皆從而出故以仲尼弟子特立
專傳此外名壘諸家則概乎無有亦其尊儒之意可窺
測而得者也雖然此猶尊儒之顯然者吾嘗攷其立言
之旨而知史公無不根極於儒家儒家游文六經

漢志
儒家

云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
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今按之史書無有不合史
於五帝紀贊云總之不離乎古文者近是伯夷列傳云
學者載籍極博猶攷信於六藝紀傳首篇必揭明其義
者若言所作之史游文六經悉出儒家之旨也儒家留
意仁義史漢興以來諸侯年表云臣遷謹記高祖以來
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彊
要之以仁義爲本又高祖功臣侯年表云有唐虞之侯
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
奉上法哉惠景間侯者年表云表始終當世仁義成功
之著者也是又深識儒家之旨眞能留意仁義矣儒家

文法

四

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所謂宗師仲
尼者余已於表聖篇見其取宣聖之言用爲折衷謂其
義法在是矣五帝本紀斷自黃帝似非祖述堯舜者不
知遷嘗謂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其曰陶
唐以來則仍上法尙書以堯舜爲首未有乖乎儒家之
旨者故今雖以史原黃帝旣已撰史不可不敘黃帝於
前然不又言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帝繫姓儒者或
不傳乎惜其不傳而致疑於儒者蓋以五帝德二篇明
明傳自孔子如使儒者傳之豈不更善然子長所以尊
儒之心於此大可惜矣近世有謂司馬氏父子異尙者

其言曰特舉道家之指約易操事少功多與儒之博而
寡要勞而少功兩兩相校以明孔不如老此談之學也
而遷意則尊儒父子異尚猶劉向好穀梁而子歆明左
氏也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說是亦知遷之尊儒矣但如何而可謂
其尊儒則猶語焉未詳耳得吾說庶幾其昭晰而無疑
乎

宗經

劉彥和作文心雕龍徵聖而下繼以宗經所以析之爲
二篇者徵聖之意則以聖人之言用爲攷徵其文稱先
王聖化布在方冊夫子風采溢於格言是也昧者不察

五

五

見其中有必宗於經之說遂謂此與宗經無異吾謂不
然徵聖宗經明明各自爲篇宗經者蓋言文章體用俱
備於經與徵聖之奉聖人論文爲主者其道則有別易
之同歸殊塗是其說也今讀太史公書余旣以作史義
法明其爲衷聖矣故亦以宗經之旨論世之治史學者
一日宗經之體古無經也史而已矣孔子刪修而後因
尊之爲經尊之爲經者以其爲萬古經世之書也而原
其始則皆史也其體則易者兩朝交際史故易繫辭云
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事漢陸賈楚漢
春秋卽易之體也樂經久亡周禮儀禮者其體爲掌固

之史漢王隆漢官解詁衛敬仲漢舊儀乃掌固專門之
學不但史有禮樂志職官表也詩始文王則西周之史
春秋始平王則東周之史是皆爲斷代體猶班固之前
漢書范蔚宗之後漢書也以史書而論所宗者其尙書
乎雖尙書上起堯舜與史公以黃帝爲首者不同而其
爲通史之體則一況自序有云卒述陶唐以來說者謂
其溯自黃帝者以堯舜出黃帝後詳其先世耳若是史
之爲體以書爲宗益可見矣所謂宗經之體者此也一
曰宗經之文堯本紀能明馴德以親九族九族旣睦便
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萬國乃命羲和敬順昊天數法
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爲尙書文舜本紀昔高陽氏有
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
謂之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不隕其名至於堯堯
未能舉舜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舉八
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
成文不能備錄故聊引此爲左傳文左傳固非經今已
經論語皆次六藝觀於此可知其文之宗經矣殷本紀
贊是以言余以頌次契之事自成湯以來采於書詩而
序亦言厥協六經異傳也所謂宗經之文皆此也一日
宗經之說六國表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

六

六

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而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此黜秦之郊祀不合於禮故據天子諸侯之祭正以禮說也建元以來侯者年表自詩書稱三代戎狄是應荆荼是徵齊桓越燕伐山戎武靈王以區區趙服單于秦繆用百里霸西戎吳楚之君以諸侯役百越況乃以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內輯億萬之眾豈以晏然不爲邊境征伐哉此言戎狄之當用征伐自三代爲然故引詩書爲說也所謂宗經之說者此也

宗經爲說者甚多姑舉兩表文不詳載

一曰宗經之意孔子作春秋吳楚則外之爲夷狄然秦伯之三以天

下

七

下讓則稱之爲至德春秋十二公託始於隱者美其爲讓國之君也史於十二諸侯年表列吳於末而世家則獨冠以吳太伯其意以太伯有讓德又爲孔子所論定故既紹春秋之學而先之以太伯者知其得春秋首隱之意也伯夷列傳雖有其傳曰云云爲整齊世傳之證但夷齊兄弟古之讓國者也蓋亦本春秋之意所由此一傳者立於他傳之上乎本紀固昉於黃帝如史公誠法尙書堯舜二帝則以禪讓聞隱公志在讓位春秋褒之取其能樂乎堯舜之道則遷之爲本紀仍春秋之意也所謂宗經之意者此也今天紀傳之史初自龍門後

來史家無不宗之其宗之宜也然吾於今之廢經者不能無惑焉昔孔子嘗言吾修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貽來世子則經乃治天下之具也世之儒者詮釋其字句稽研其名物探索其義理既不識經爲治道之資其於史也謂足以攷歷朝之政迹而經爲上古史籍則非所知也於是廢經而毀聖者有矣嗚呼經出於史殷周以往之故事粲然告備於此而作史之義法亦莫由越其範圍焉故雖史才如遷用其體襲其文採其說師其意且一以經爲宗彼荒經者其鑒之哉

正易

下

八

易繫辭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若是八卦之作初自庖犧故後世言易者必從庖犧始其道然也太史公書隋唐而下皆以爲正史之冠此則史自爲部遂與經殊科矣而班志藝文則列之春秋家以其爲春秋之學也觀其自序一則曰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

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再則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尙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而終之則云厥協六經異傳乃言其所撰之史蓋合六經而爲之不僅在春秋之傳矣然自序之中不又曰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乎所謂正易傳者裴駰諸家俱未有解豈以與史無甚關涉與非也余往者亦頗疑之易之爲書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而遷嘗自言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則史固與易相同無所謂正也易之言吉凶禍福惟以論道史之言成敗興衰則以紀事將謂其書之不合於易者在此乎然所正者爲易傳而於易無與也若謂易本古代之史故春秋時韓宣子聘魯易象與魯春秋得觀於太史氏然曰周禮盡在魯則易春秋並爲周禮也審矣禮至周而損益盡善故孔子云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又何待於遷而正之且易傳者卽孔子所作繫辭也遷父談論六家要指其引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稱爲易大傳是已遷以聖人之言爲折衷易則孔子晚年好之豈孔子所贊者尙不足信而思有以正之耶吾今而

大注

九

知遷之所謂正易傳者自有說也雖然其義究何如乎曰此無他故焉遷史斷自黃帝所以上窺史學之原耳黃帝首置史官蒼頡沮誦實居其職遷造史書自不可不祖述黃帝非與易傳之遼溯庖犧各有所宗乎史與易既各有所宗斯其正之之義也夫易學出於庖犧史學出於黃帝可知古人爲學未有不窮其原者乃自來於正易傳之義習焉不察吾故特用表闡之以明史公此語爲其知本之學云

擇雅

昔孔子之修春秋也既得百二十國實書矣卒用魯春

大注

十

秋加以筆削者漢志所謂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邱明觀其史記是也然則春秋一經不取他國而惟以魯史爲定本者孔子固有所決擇於其間論語述而篇子曰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此可見春秋之作孔子亦幾經審擇矣夫史家記事不能無所依據然網羅散佚或有不足徵信者吾不爲之簡擇而概從甄採此晉書之泛收小說宜其爲通識所訾乎太史公五帝本紀贊云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其下復云擇其言尤雅者則遷之作史去取綦嚴苟非雅言皆在所擯亦

足知其選擇之精可示後人以義法矣吾聞今之爲史學者莫不注意於發掘恃爲攷古之資於是得一彝器則辨其文字時代得一碑碣則訂其年月職官往往以舊史爲不足重夫史有是非褒貶金石家言則與史異昌黎韓氏猶不免諛墓之誚執金石以譏史謂其疏略祇悟安知非當日史官芟截繁蕪所書事實確有憑藉者乎故但知廣事蒐訪而一無別擇者其弊也必失之誣不然如遷之南浮東至豈不足恢擴見聞何以著之於書必擇其言之雅正者與且五帝德帝繫姓史公擇此兩篇以其出於孔子自較百家爲雅矣乃猶致憾於

太史

七

儒者之不傳何其謹也其意蓋謂孔子之言固無慮其不雅矣然不傳於今之儒者使此二篇非爲孔子所傳後人不將疑我擇之未當與發凡於此則五帝以下凡爲紀傳斷無有不慎擇之者不亦善乎自來論史學者以史不易作每有史裁之說裁之爲言非美其能裁擇乎近世身居史職者貪多務得撰一列傳纒纒至數萬言其絕少裁擇之功已可概見復有不明史體任臆妄言者或喜談禁秘而雜以荒穢或高張偽逆而昧於是非嗚呼此其人尙可與言史學乎然後歎以遷之才得稱良史者卽此修辭之雅由其長於采擇已爲人所難

能矣昔之評遷者嘗病其愛奇而孰知開宗明義懷懷焉以擇雅爲先有其作史之義法哉

整世

太史公自序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具世傳謂之世傳者蓋言世所舊有之傳也或曰有徵乎曰吾於伯夷列傳得其說矣伯夷列傳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

太史

三

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自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下皆是舊傳原文故特標其傳曰三字以明此爲世所舊有之傳也若然整齊其世傳者可知凡諸列傳遷不過於世所舊有者取而整齊之於此傳以見其義法耳若非舊傳史公何必將其傳曰表而出

之況伯夷以前其人當有可傳者即如許由亦既往登箕山而上有其家正可爲之立傳矣卒慨然歎曰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是世無許由舊傳故惜其文辭少見以許由之不見於文辭則夷齊之有舊傳益可悟矣且證之孟荀列傳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亦有其傳云者必指墨翟舊傳而言何以知之墨子之學於戰國爲最盛以遷之善敘事何難別撰專傳序其生平今祇寥寥一二語并附之孟荀傳末豈孟荀皆距墨者史公亦寓闢墨之義遂疏略至此乎史公傳諸子無不詳其學術管晏老莊申

六法

三

韓儀秦各有其傳墨學流傳極廣乃所傳若是觀於引其傳云與伯夷一傳同例則以所得舊傳惟有此數言耳抑又攷之管蔡世家云武王發其後爲周有本紀言周公旦其後爲魯有世家言蔡叔度其後爲蔡有世家言曹叔振鐸其後爲曹有世家言康叔封其後爲衛有世家言此本紀世家非謂其所著之書乃亦據舊有者而名之衛康叔世家贊余讀世家言謂爲余讀如讀秦紀讀功令之比則管蔡篇中歷稱本紀世家非舊有之本而何由此類推世家之文多言伐我某地者並非史公刊落未盡實以原書所記使之得存其真也然則史

書本紀世家悉取行世舊籍爲之整齊以成其一家言傳爲舊有之傳豈不信哉不甯唯是或謂史記曹參世家敘功處絕似有司所造冊籍自後樊噲酈商夏侯嬰灌嬰傳寬斬歙周繆等傳記功俱用此法并細敘斬級若干生擒若干降若干人又分書身自擒斬若干所將卒擒斬若干又總敘攻得郡若干縣若干擒斬大將若干裨將若干二千石以下若干纖悉不遺另成一格蓋本分封時所據功冊而遷料簡存之者見趙翼廿二史劄記其說是也蓋史家載筆不可鄉壁虛造曹參諸人世無有傳之者爰憑敘功之冊或入世家或入列傳此即整齊世

八法

四

傳之例也問者曰索隱今補三皇本紀又嘗欲於世家之中補曹叔振鐸許男邾子張耳吳芮列傳則補矣延陵鄭子產晉叔向衛史魚後人有議其非者其果非耶王鳴盛十七史商榷有索隱改補皆非說曰索隱之補史彼未識龍門作史在就世傳者整齊之其世傳所無則從益闕非脫漏也況曹叔振鐸有世家次管蔡後張耳自有傳其餘延陵四賢臣吳鄭諸世家均詳記之但未分析爲傳耳史公義法豈在方圓求備哉若本紀之託始黃帝乃遷探乎史學之原貞之補列三皇眞多事矣問者又曰史記不立楚懷王孫心傳殊爲缺筆陳涉已世家矣項羽已本